

章氏星期講演會記錄第四期

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

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刊行

# 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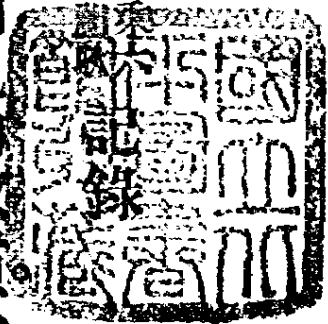
章太炎先生講演

弟子

王 襄  
吳 寧

王 襄

諸 君



經史傳世。江河不廢。歷代材智之士。籀讀有得。施之於用。而見功效者。不勝僂指。然以考信自矜。則寡。蓋經除今文史除雜史而外。率皆實錄。實錄者。當時之記載也。其所根據。一爲官吏之奏報。二爲史臣所目擊。三爲萬民所共聞。事之最可信者也。其有傳聞異辭。而記載歧異。經後人之考定者。如司馬溫公通鑑考異之類。取舍有準。情僞自明。歧異之說。遂成定案。斯亦實錄之次也。至若帝王初興之瑞象。語涉怪誕。於理必無。且非史臣所目擊。萬民所共聞。奏報之所有。自然乖於實錄。其或當時史臣。闕於記載。後人據私家著

錄。掇拾成書。如史公作史記時。六國史記俱盡。蘇秦張儀魯仲連之語。皆據其自著之書。語雖非僞。然諸人自言其效。未免夸大。非事實所真有。以無國史。不得不據此乖於實錄之言耳。後此宋祁唐書。好采小說。時吳縝已糾其繆矣。舍此以外。雖有曲筆。十約八九可信。斯實錄之所以可貴也。經史所載。除今文雜史而外。大氏實錄。後人無容置喙。王充之徒。於古籍加以駁正。非駁辨經史正文。乃是正漢初諸儒說經之失當。與夫譏彈當時諸子所載之不合情理耳。非今人所謂懷疑也。劉知幾抱孤憤而作史通。據竹書紀年以疑尚書。不知竹書非當時之實錄。乃魏安釐王時追記商周之事。事隔千年。如何可信。據之立論。真所謂以不狂爲狂矣。前人疑古。惟韓非爲有特見。然法家之言。過於執滯。未爲通方之論。難篇論舜耕

歷山。期年而畎畝正。漁於河濱。而漁者讓坻。陶於東夷。而器不苦窳。終以當時堯安在五字難之。謂聖人明察在上位。將使天下無姦。令耕漁不爭。陶器不窳。舜又何德而化。舜之救敗也。則是堯有失也。賢舜則去堯之明察。聖堯則去舜之德化。不可兩得也。又五蠹篇言堯舜禪位。實無足稱。其說曰。堯之王天下也。茅茨不翦。采椽不斲。糲粢之食。藜藿之羹。冬日麤裘。夏日葛衣。監門之養。不虧於此矣。以是言之。古之讓天子者。是去監門之養。而離臣虜之勞也。不足多也。余謂韓非之言。乍聞似覺有理。細察乃知可笑。何者。堯之在位。不過使人民安樂而已。非能化全國之人。俱進於德讓也。如果能之。何以不能化親近之四凶哉。韓非疑堯與舜不能兩得。乃過言矣。又帝王之尊。無論其自苦何若。要必擁生殺予奪之大權。昔人謂

夸者死權。衆庶憑生。蓋平民惟計衣食。夸者乃不肯釋權也。劉裕一生儉素。土製屏風。葛作燈籠。生活與堯相似。然未聞辭去帝位。梁武帝五十而斷房室。豆羹糲飯。日祇一餐。無鮮腴之享。侯景來逼。尙不肯去其帝位。何者。生殺予奪之權在。不肯舍也。韓非之疑。以田舍翁之心。度豪傑士之腹。未爲得矣。卽如漢以後開國之君。無不從百戰中來。躬擐甲冑。親歷艱苦。其能安富尊榮。享帝王之樂者。實無多日。試問戰爭時所著之甲。能過堯之麕裘葛衣乎。所食之食。能過堯之糲食藜羹乎。所居之營。能過堯之茅茨采椽乎。未聞以衣食居處之不適。而決然舍去其權位也。故韓非之說。乍聞似覺有理。細察乃知可笑。向來疑古者。多此類矣。

韓非疑古。雖未合理。尙不失爲獨抒己見。異於掩卷妄談之士。今有人不

加思索。隨他人之妄見。推波助瀾。沿流而不知返者。其愚更可哂也。日本開化在隋唐間。至今日觀隣近之國。開化甚早。未免自慚形穢。於是不惜造作譎言。謂堯舜禹爲中國人僞造。非但如此而已。卽秦皇漢武之豐功偉烈。史漢所載彰明較著者。亦不願稱說。其所常言。多舉唐太宗以後事。此其忌刻之心。不言可知。而國人信之。真可哂矣。

日本人疑禹治水爲無其事。彼謂九州洪水。何能以一身治之。以此爲口柄。真淺薄幼稚。不值一噓。夫禹之治水。合天下之力而已。督率之耳。名山三百。支川三千。豈盡一己手足之力。孜孜而治之哉。自來紀載功績。但舉首領。不及其餘。東漢治河。河堤使者王景獨尸其功。明則河道總督潘季馴。清則河道總督靳輔。皆以治河著稱。此豈三人一手一足之力哉。亦集

衆人之功而總其成耳。非惟治河爲然。其他各事。殆無不然。卽以戰功言之。策動獨在大將。其實斬將擐旗。皆屬士卒之事。豈真爲首之大將。徒手搏擊而取勝哉。日人不思此理。悍然斷禹爲僞造。其亦不明世務。而難免於大方之笑矣。因其疑禹。遂及堯舜。吾國妄人。不加深思。震於異說。貿然從之。嗚呼。國家未亡。而歷史先亡。可哀也已。要知凡後人僞造之書。祇能僞造虛文。不能僞造實事。關於天官地理。更難僞造。夫僞造堯典禹貢者。果何人哉。遠則孔子。近則伏生。舍此無可言者矣。然禹貢所載山川。有孔子前早已失去者。蓋東周時四夷交侵。邊地之淪於夷狄者多矣。如梁州蔡蒙旅平。孔穎達正義引地理志云。蒙山在蜀郡青衣縣。應劭云。順帝改名漢嘉縣。按卽今四川之雅州。孔子時蜀西尙未交通。但知蜀東有巴國。

而已。決不知有所謂蒙山者。何從僞造蔡蒙旅平之言哉。又堯州。九河既道。九河故渠。在孔子時已絕。鄭康成謂爲齊桓公所塞。孔子又何從而知之。如云非出孔子之手。而爲伏生所造。伏生時蒙山雖在境內。九河亦淤廢久矣。且雍州原隰底績。至於豬野。又導弱水。至于合黎。餘波入于流沙。豬野在漢屬張掖。合黎在漢屬酒泉。均在今甘肅西部。漢時所稱河西四郡者。其地在七國時已淪於匈奴。至休屠王降漢。方入中國版圖。伏生時決不知有此地。何以豬野合黎。言之鑿鑿。豈孔子伏生真如新舊約所云全知全能之上帝。能後知未來。前知往古者乎。此以地理言也。又就天象考之。古人以昏中之星驗天。而堯典所言中星。與後世所見不同。堯典言春分日中星鳥。夏至日永星火。秋分宵中星虛。冬至日短星昴。鳥者。朱鳥



之中星也。火者蒼龍之中星也。虛者玄武之中星也。昴者白虎之中星也。此與孔子伏生時所見。截然不同。孔子去堯約一千八百餘年。伏生去堯約二千一百餘年。而呂氏作月令時。上去孔子二百年。下去伏生百年。時皆未久。然其所云。仲春之月則昏弧中。仲夏之月則昏亢中。仲秋之月則昏牽牛中。仲冬之月則昏東壁中。與堯典所云。相差三十餘度。如孔子伏生偽造堯典。亦應據其所見。如呂氏所錄者。以概往古。何以有如此歧異。要知相差三十餘度者。後人謂之歲差。今之言天文者。無人不知此理。而古人未之知也。何承天祖神之始。知恆星伏現。年各不同。而相差甚微。積久遂致相遠。語詳宋書歷志何祖去堯約二千七百餘年。觀察分明。於是上推月令。核之堯典。遂明歲差之故。孔子伏生。不知歲差。烏能偽造堯典之中星耶。

堯典禹貢既不能證其僞造。則堯禹之不得懷疑。無待繁言而解矣。日人不願居中國人後。不信堯禹。尙無足怪。獨怪神明之後。史籍昭彰。反棄置不信。自甘與開化落後之異族同儕。迷其本來。數典忘祖。信可哀已。昔戴東原少時讀堯典。至乃命羲和一節。卽研習天文。二三年乃通其說。讀禹貢。研習地理。又二三年乃明其義。今尙書釋天禹貢錐指等書。所在而有。不必如戴東原之勤苦。方能通曉。乃國人不肯披閱。信謬作真。隨日人之後。妄談堯禹之僞。不亦大可哀乎。此種疑古。余以爲極不學可笑者。深望國人能矯正之也。

史有事實離奇。難於確然置信者。其故蓋由於實有其事。而描寫過甚。此類之事。如與大體無關。則存而不論可也。史記留侯傳。記高祖一見四皓。

卽懣然心服。廢立之舉。竟不果行。司馬溫公通鑑疑而不載。以爲高祖暴亢。未必爲畏憚。四皓而止。又隱士之事。史乘亦多離奇。如後漢書嚴光傳。光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。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。通鑑載之甚略。余謂高祖雖暴亢。顧生於七國。禮賢下士之風。知之有素。四皓高尙其事。今乃降心於惠帝。疑惠帝真是可輔之主。今卽廢立。未必不貽後患。以故遂止。是亦情理之可通者。子陵之事。出於偶然。足加帝腹。恰值天文之變。史臣認爲有關。遂致牽附。亦不能指爲必無。以故史中諸事在疑信之間者。皆應存而不論。不應悍然坐疑。以上斥疑古之非。竟。

復次。今人以爲史跡渺茫。求之於史。不如求之於器。器物有。卽可證其必有。無則無從證其有無。余謂此拾歐洲考古學者之唾餘也。凡荒僻小國。

素無史乘。歐洲人欲求之。不得不乞靈於古器。如史乘明白者。何必尋此迂道哉。卽如西域三十六國。尙無史乘。倘今人得其器物。則可資以爲證耳。其次。已有史乘。而記載偶疏。有器物在。亦可補其未備。如列傳中世系籍貫歷官之類。史或疏略。碑版在。卽可藉以補苴。然此究係小節。無關國家大體。且史乘所載。不下萬餘人。豈能人人盡爲之考。研求歷史。須論大體。豈暇逐瑣屑之末務。况器物不能離史而自明。如器有秦漢二字。知秦漢二字之意義者。獨非史乘所詔示耶。如無史乘。亦無從知秦漢二字爲何語也。卽如陝西出土之秦漢瓦當。知陝西爲秦漢建都之地。乃史乘之力。據史乘。然後知瓦當爲秦漢之物。否則又何從知之。且離去史乘。每朝之歷年卽不可知。徒信器物。僅如斷爛朝報。何從貫穿。以故。以史乘證器

物則可。以器物疑史乘。則不可。以器物作讀史之輔佐品則可。以器物作訂史之主要物則不可。如據之而疑信史。乃最愚之事也。

不但此也。器物之最要者。爲鐘鼎貨幣碑版。然鐘鼎僞造者多。貨幣亦有私鑄僞造二者。碑版雖少。今亦有僞作者矣。韓非子說林。齊伐魯。求讒鼎。魯以其贗往。是古代已有僞造之鐘鼎也。又禮記祭統。衛孔悝之鼎銘曰。六月丁亥。公假于太廟。據左氏哀十六年傳。六月。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。醉而逐之。夜半而遣之。孔氏正義謂卽此六月中。先命之後卽逐之。此語最爲無賴。夫鑄鼎刻銘。事非易易。何能以旬日遽成。以左傳所載爲信。則孔悝之鼎贗而已矣。今人如欲以古器訂古史。第一須有精到之眼光。能鑒別真僞不爽毫釐。方足以語此。無如歷代講鐘鼎者。以僞作真者多。

甲以爲真。乙以爲僞。乙以爲真。丙以爲僞。彼此互相譏彈。卒無休止。鐘鼎自不能言。而真僞又無定法可求。何能得其確證哉。且鐘鼎及六朝前碑版所載。多不甚著名之人。稍有名者。卽無物可證。夫論史須明大體。不應瑣屑以求。如云今人有四萬萬之多。我能知兩萬萬人之姓名。事固非易。要亦何用。今以古器證史。則可知其人之必有者。蓋無幾矣。如秦半兩錢在。秦詔版在。秦權秦量在。可證始皇之必有其人矣。然漢高祖卽不能證其必有。何也。銅器貨幣均無有也。無從證也。王莽二十品錢六泉十布錯刀契刀貨泉貨布均在。所謂新量真假姑不論者亦在。王莽可證其必有矣。然光武則不能證其必有。何也。銅器貨幣均無有也。無從證也。史思明順天錢得壹錢均在。今北京法源寺有憫忠寺寶塔頌鐫御史大夫史思明之名。是史思明可證其必

有矣。然安祿山則不能證其必有。何也。貨幣碑版。均無有也。無從證也。以故。以器物證史。可得者少。不可得者多。如斷線之珠。無從貫穿。試問始皇有。高祖未必有。王莽有。光武未必有。史思明有。安祿山未必有。尙成其爲歷史耶。

以錢幣論。唐以後鑄錢。皆用年號。然宋仁宗改元九次。皇祐康定之錢。傳世無幾。寶元以一錢須疊兩寶。寶元通寶也未鑄。鑄皇宋通寶。如以無寶元錢故。卽謂寶元之年號乃僞造。可乎。又明洪武時鑄洪武錢。其後歷朝沿用。嘉靖時補鑄歷朝之錢。然以永樂革除建文年號。故建文錢獨不補鑄。如以無建文錢故。謂建文一代之事。悉係虛造。可乎。果如今世考古之說。錢之爲用。非徒可以博當時之利。且可以傳萬世之名。則錢之爲神亦信矣。惜

乎晉人作錢神論者。只知其一。不知其二也。

以碑版論。昔隋文帝子秦王俊死。王府僚佐請爲立碑。文帝曰。欲求名。一卷史傳足矣。何用碑爲。此語當時謂爲通人之論。如依今人之目光言之。則此語真不達之至矣。何者。碑可恃。史不可恃也。然則碑版非徒可以諛墓。幾可生死人而肉白骨矣。

且也。錢幣造自政府。銅器鑄由貴族。碑版之立。於漢亦須功曹孝廉以上。而在齊民者絕少。使今有古代齊民之石臼在。亦無從知其屬於何人。如此而謂周秦漢三代。除政府貴族功曹孝廉而外。齊民無幾也。非笑柄而何。

鐘鼎貨幣碑版三事之外。有無文字而從古相傳爲某人之物者。世亦不



乏。如晉之武庫。藏孔子履。高祖斬蛇劍。王莽頭三物。孔子履。其上並無孔子字樣。高祖劍。未知有銘與否。王莽頭。當然頭上不致刻字。此三物者。武庫失火。同時被焚。以其失傳。謂孔子高祖王莽均屬渺茫。可乎。設或不焚。王莽之頭亦無從知其確爲王莽之頭也。履也劍也。亦無從知其屬於誰何也。何也。劍與履不能自言也。

又有文字本不可知。而後人墜言其爲某某字者。如西京雜記載夏侯嬰求葬地。下有石槨。銘曰。佳城鬱鬱。三千年見白日。吁嗟滕公居此室。嘯堂集古錄載之。字作墨團。汗漫如朵朵菊花。當時人妄言此爲某字。彼爲某字。夫銘之真僞不可知。卽以爲真。又何從知其甲爲某字。乙爲某字哉。今人信龜甲者。又其類也。

由此言之。求之於鐘鼎貨幣碑版。而鐘鼎貨幣碑版。本身已有不可信者。况即使可信。亦非人人俱有。在古器者皆不甚著名之士。而齊民又大率無有。有文字者如此。無文字者。更無從證明。如此。欲以器物訂史。亦多見其愚而已矣。

夫歐人見亡國無史。不得已而求之器物。固不足怪。吾華明明有史。且記述詳備。反言史不足信。須恃器物作證。以爲書篇易僞。器物難僞。曾亦思書者。契也。前人契券。流傳至後。後人閱之。卽可知當時賣買之情狀。雖間有僞造。考史者如官府驗契。亦可以檢察真僞。如不信史而信器。譬如訟庭驗契時。法官兩造。並不懷疑。忽有一人出而大言曰。契不足恃。要以當時交易之錢作證。此非至愚而何。妄人之論。本不足辨。無如其說遍於國

中。深恐淆惑聽聞。抹殺歷史。故不憚辭費而闢之。使人不爲所愚。以上斥恃器證史之謬。竟。



# 第三期勘誤表

頁數	行數	誤	正
二	三	互	互
三	六	易	移
二	一	料	療
三	〇	功	切

版 所 不 翻  
權 有 許 印

定價大洋壹角伍分

章氏星期講演會出版

蘇州錦帆路五十號

寄售處國學小書堆

蘇州五卅路

文新印書館承印

蘇州景德路七十六號

# 6  
114049  
6,

114049  
6,